

第一章

石头告诉我们什么？

有多少次您曾经打开报纸读到一篇有关新化石、考古发掘或地底断层的报道？文章描述了新发现的性质之后，都会提到科学家为证实了进化论而兴奋不已。报道会说明这些古物有相当年岁，也许几百万年甚至亿万年。文章中从来不会质疑这些年期的精确性，也让读者觉得没有理由去质疑。

您是否曾想过科学家是如何知道年期的？他们何以确定那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岩石或化石好像会说话或贴着标签一般，会交代自己的年龄，以及自己是如何成为化石的。

作为一名研究岩石和化石的地球科学家，我要告诉您一个小小的秘密，我的地质学同僚们也许不喜欢我这么坦诚：但石头确实不会说话！也没有贴着解释性的标签。

我收集了大量的岩石，创研院的博物馆里还有更多，这些珍贵的岩石都得到妥善保存。我从来没有一块“宠石”，但确有一些喜欢的石头。我曾花费大量的时间收集、整理和清洗这些石头，有些我甚至打磨一番以供展览。

但如果我问自己心爱的岩石：“请问岩石，你高寿几何？”或者问：“化石呀，你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您猜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石头不说话。它们不理我，我也高度怀疑它们会对我的进化论同行说话！那么它们的年期和历史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答案可能简单得令您惊讶，但其中的基本观念正是促成本书一个重要原因，我就是要解释岩石和化石是如何被研究的，以及有关它们的历史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更重要的是，我不但要说明这一过程



倾斜的岩层

通常是怎样进行的，而且要提出应该如何进行。

在继续讲下去之前，让我清楚地说明，大多数进化论者都是品格端正的好科学家。他们的理论通常是精确雅致的，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绝无意嘲弄他们或者造成混乱。我只想披露他们为自己构建的理念圈套，并展示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为此让我举一个假设的鉴定年代的例子，故事纯属虚构，但在概念上很有代表性。

通常的方法

假如您发现了一块石灰岩，内藏一个保存完美的化石。您想知道它的年龄，就把它带到附近大学的地质学系去向教授请教。幸好，那位教授也对您的标本感兴趣，并承诺尽最大努力鉴定它的年龄。

令您惊讶的是，那位教授并没有对您的化石进

行碳-14年代测定。他解释，碳-14法只适用于有机物质，也就是含碳量高的生物成份，不能用于岩石，即使化石也是石头。此外，从理论上讲，碳-14只适用于最近数千年以内的物质，而他怀疑您的化石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这位专家也没有测量其他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来计算岩石的年龄。他解释说：“包藏化石的沉积岩一般不能用放射性同位素的方法来准确地测定年龄；这类方法只适于火成岩，如熔岩或花岗岩。”故此他只研究化石的形状和特征，而不是岩石。他宣称：“鉴定了化石的年龄，也就知道了它周围的岩石的年龄。”

为方便以下的讨论，就假设您所发现的化石是一种蚌。当然现存的蚌类很多，而这只化石蚌与您以前所见过的蚌只有些细微的差异。教授告诉您，过去曾有过许多不同的蚌类，是现代蚌类的祖先，但大多数已经绝种了。

然后教授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书，名为《无脊椎古生物学》，他翻到有关蚌的一章，里面有许多种蚌的图形。乍一瞥很多图都一样，但细看它们都略微不同。他将您的蚌和绘图逐一对比，终于找出一只和您的几乎完全一样。图下的文字说明您的蚌是一种指标化石，并解释这种蚌是大约三亿两千万年以前的进化产物。教授带着满意的表情和肯定的语气告诉您：“您这块岩石是大约三亿二千万年前形成的。”

请注意，岩石本身并没有被检验过，是里面的化石给出岩石的年龄，而化石的年龄是依照所假设的进化过程推算出来的。这块石灰岩可能与其他任何年代的石灰岩并无分别，所以岩石本身不能用于鉴定岩石，而是用化石来推断岩石，用进化来推断化石。早在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减被发现以前，更早于放射性同位素年代测定法被发明的许多年以前，进化论者们就已经认定了进化的次序并估计了相关的时间长度，同位素只是被用来校对化石出现的时间。第五章会讨论同位素测定法的诸多问题，但是今天同位素为化石年龄的测定披上了可信性的外衣。

您开始思考，据您所知，石灰岩常存有化石，但有些像是细密颗粒构成的基质，并无化石可见。许多石灰岩中的化石看起来已经磨成碎片，还有其

他的沉积岩，如沙岩和页岩，里面可能根本找不到化石。您便问：“那您怎么办？您如何鉴定那些岩石的年龄？”

教授便简单地给您讲一点地层学，这是一门关于如何将地质结构分层的学问，“古老”的岩层（即藏有早期化石的）会在“比较年轻”的岩层之下。这倒是合理，显然底部的岩层要比上边的岩层沉积得早。您问：“但是日期是怎么得知的？”他回答：“根据里面的化石！”

实际上，许多沉积岩的年龄的确不可以完全靠自身来鉴定。如果里面没有能用进化论的架构来推算年代的化石，那么“我们必须寻找在其上下的藏有化石的其他岩层，以助于推测未知岩层实际年龄的可能范围”，教授如此说。甚至这些岩层未必在相同的位置，但通过横向追踪，即使需要相当长的距离，也总会找到某些证据。

他接着说：“幸亏您的岩石里有很好的化石，一块指标化石，也就是某个进化历史时期所独有的生物。这并不是说它明显地比其他蚌类低等或高等，而是说它有一个与其他蚌类不同的特别性状。我们看见了这种蚌，就知道它周围的岩石大约有三亿二千万年之久，因为这种蚌生活于三亿二千万年以前。大多数化石并不是指标化石，许多生物，包括蚌类、蜗牛、昆虫、甚至单细胞生物，在亿万年内并没有变化，在多种不同的岩层中都可见到。因为它们不只生存于某一特定时期，所以不能用于测定岩石的年龄。只有指标化石是有用的，因为它们仅见于一层岩石带，显示它们只生活于地质历史中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只在一个时期中见到它们。每当见到它们，我们就断定它周围的岩石属于那个时期。”

故事发展到此，让我们稍作停留，指出这种思维过程属于循环推理，在科学里显然不容许。在循环推理中，不是从观察中得出结论，而是用结论去解释观察，观察又“印证”结论。化石中原本应该含有进化的主要证据，但是相反，我们看到岩石的年龄是根据其中的指标化石的进化阶段来测定的，而化石本身又是根据岩石的年代来推断和编排的。所以是用岩石推断化石，用化石推断岩石，而为整个过程设置了框架的进化假设





符合进化和古老地球的阐释。相反的证据被解释掉。

却免于遭受质疑。

回到我们的故事中。又一次您发现了一块熔岩，就是从火山里喷出的红色炽热岩浆硬化而成的岩石，您对它产生了兴趣。显然它里面没有化石，因为任何生物残骸都已化为灰烬或变得面目全非。您也想知道这块石头的年龄，但您在地质系里的那位教授朋友把您引荐给地球物理系，说：“他们能测定这块石头的年龄。”

您的石头令地球物理学教授陶醉，他向您解释说这种岩石的年龄可以用放射性同位素年代测定法来鉴定，是基于对岩石内放射性同位素比例的精确测量。将测到的比值代入一套数学公式，便可得到岩石的绝对年龄。

可惜那些测试是需要时间的。必须先把岩石打成粉末，然后将粉末送往一个实验室去测量同位素的比例，等结果报回以后再用计算机分析，解答方程，才能给出年龄。

地球物理学家告诉您这些测试是非常昂贵的，但由于对您的岩石感兴趣，又因为他有政府拨款以支付费用，还有一位研究生去做具体的工作，所以不需要您负担分文。他甚至可能会将结果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以利于他的事业发展。此外，他要求实验室用几个不同的方法来测试这块石头。可用的方法包括铀 - 铅法、钾 - 氩法、铷 - 锶法等等。这些方法均可用来鉴定整块岩石或其中某种矿物成份的年龄，并可用“模型”法或“等时”技术（以后会讨论）来分析。鉴定同一块岩石可以同时使用多种方法。教授告诉您，“如此我们一定会得到可靠的结果”。最后的报告将包括岩石的绝对年龄，以及一个实验误差范围，用加减一个数值来表示。

几个星期以后，教授打电话请您去看结果，您终于要知道您的岩石的真实年龄了。可惜的是，不同方法测出的结果并不一致，每种方法得出一个不同的年龄！您纳闷：“同一块石头怎么会这样呢？”

铀 - 铅模型法测定岩石的年龄: 5.00 ± 0.20 亿年。

钾 - 氩模型法得出 1.00 ± 0.02 亿年。

铷 - 锶模型法得出 3.25 ± 0.25 亿年。

铷 - 锶矿质等时法得出 3.75 ± 0.35 亿年。

然后教授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您从哪里发现这块石头的？它附近，就是包含这块熔岩的暴露岩层的上边或者下边，有没有化石？”当您告诉他这块熔岩上边紧接着一层石灰岩，而石灰岩里还有



一块 3.2 亿年的化石时，一切问题就立刻清晰了。

“铷－锶法测得的日期是正确的，证明您的岩石是在 3.25 亿年至 3.75 亿年之间，其他的测试都不准确，肯定是漂洗或污染造成的。”再一次化石推断岩石，进化推断化石。

我们这个小故事属于虚构，但并非不着边际，因为通常都是这样做的。一个解释框架（进化论）已经被当作真理接受了，每一个测试结果都必须根据进化论的假设和进化论所需要的亿万年的观念来评估——或者接纳，或者拒绝。整个年代测定程序是在古老地球论的背景中进行的，所有违背现有框架的证据都被剔除。无论真实的证据指向何方，进化论巍然屹立，古老地球说岿然不动。个别事实是否被当作有效证据来接纳，取决于它是否迎合进化论。

让我引用几位进化论者的话来说明这种悖论。下面第一句话出自古生物学家大卫·基茨博士（David Kitts），我们曾经同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任教，他是一位难得的朋友。基茨博士虽然是一位坚定的进化论者，但他是个诚实无伪的人、优秀的科学家、非凡的思想家。他和许多其他人都对进化论者的典型

思维方式表示不满。

“像其他历史记录一样，进化的记录必须放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预设概念内来阐释，而其中根本的就是假定进化已经发生。”¹

“这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如果我们用化石来推断岩石的年代，怎么可以又回过头来谈论化石记录在不同年代中的进化趋势呢？”²

“这就形成一种循环论证：用某个进化理论来解释化石记录，然后检验这种解释，发现与理论相吻合。当然会吻合，怎么会不吻合呢？”³

1.David B.Kitts, “Search for the Holy Transformation,” review of Evolution of Living Organisms by Pierre P. Grasse, Paleobiology 5 (summer 1979) :353.

2.Niles Eldridge, Times Frames: The Rethinking of Darwinian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Punctuated Equilibri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p.52.

3.Tom S Kemp, “A fresh Look at the Fossil Record,” New Scientist 108 (December 5, 1985) :67..

神的形象

科学所能做到的无过于循环推理吗？还有没有更佳的选择？科学家注定要永远在这里兜圈子吗？人类的思维能力还能越出一步吗？

圣经指给我们希望。事实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因此，通过研究被造之物，我们应该能够准确地断定一些事情，尤其是万物均为外部力量所造这一事实，而这位创造者并不是像其他事物一样被造的。生命的精密设计远超过像自然选择这类天然过程的创造潜力。被造物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造者的特性。

这节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类用自己的感官和悟性有能力去正确地观察和阐释被造界。虽然可能有一定的限制，但如果一位观察者断言这世界没有创造者，或者说创造者是被造界的一部分，那就确实“无可推诿”。至少对创造者的特性，祂的“永能和神性”，要达到一定的理解。但这段经文的要旨是说人们并不总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有时他们视而不见，故作不懂。问题出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圣经教导我们，人类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创世记》1:27）。人不是上帝，也不是全能、全知或无所不在的，但拥有上帝的形象却赋予了我们某些能力和特性。神的形象是指的什么呢？

上帝的形象并不是指祂的躯体。在旧约中，上帝偶尔会变成人形来向人类显明自己（如《创世记》18:24），但上帝成为血肉之躯最突出地表现在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2:7）。此外，圣经又谈到上帝的膀臂、面孔或手，为的是用人类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上帝的属性和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有躯体，因为“神是个灵”（《约翰福音》4:24）。

事实上，“祂的形象”主要是指人有位格、理性、德性和感悟上帝的灵性，与禽畜截然不同。人在躯体结构和情感构成上与动物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动物被造是“各从其类”，但人被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上帝的荣耀和本性。这形象在起初的时候是“甚好”的（《创世记》1:31）。注意人类从来不是上帝，只代表祂的形象。

上帝的形象包括研究并准确地理解上帝所造之物的巨大潜能，这正是亚当和夏娃当时所领受的吩咐（《创世记》1:26,28）。假如他们服从了上帝的命令，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潜力将是难以想像的。

但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顺从。他们选择了反叛，激起了造物主的忿怒（《创世记》3章）。他们的刑罚就是死亡，而且一切被造物随之开始衰败，并走向最终的灭亡。上帝的形象被损害，以致于人类的灵性和理性受到束缚。自夏娃起，每个人的本能欲望就是逃避罪的后果，并抬高自身，以求自己掌权，拒绝承认上帝是造物主。难怪今天亚当的后裔经常妄下结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马书》1:21-22）。“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14:1）。因为“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哥林多后书》4:4）。“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地刚硬”（《以弗所书》4:17-18）。

只有不完整的推理能力，缺乏完全追求真理的欲望，缺乏途径或意愿去发掘和辨识全部相关资料，再加上不完美的逻辑工具，就导致了“似是而非的学问”（《提摩太前书》6:20）。

从原则上讲，即使残破的神的形象也能够发掘有限的真理，但在实践中人类很少在终极意义上做到这一点。对于上帝的存在和创造，我们能否真正地达到应有的理解？通常我们最多只能做出一些模糊的推测。

我们必须明白鉴定岩石的年龄需要回到遥远的过去，那时候还没有人类，即使有人类也没有人留意观察。在评估关于地球历史的论断时，首要的法则就是将有效的观察和对观察的阐释区分开来。尤其当阐释过程带有反上帝的成分时，更需谨慎。

人类带有上帝的形象，会作出有效的观察，尽管多数情况下观察得不完全。科学家能够精确地测量一块岩石中各元素的含量，并能确定它在地球岩层中的位置。科学家也能对手中的化石进行描述和分类，并将它们互相比较。但由于没有人曾观察到岩石和化石的沉积过程和形成时间，对年龄和起源的解释就要困难得多，甚至办不到，因而许多阐释者诉诸循环推理。

有没有其他途径？

创造论者当如何看待循环推理？事实上，任何一名科学家，无论信仰如何，当如何看待循环推理？显然需要怀疑甚至拒绝。循环推理在科学中不应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关键是要明白作为出发点的那个假设。进化的假设是不是科学所必须的？虽然当代某些进化论者如此宣称，但显然不是这样的！能否有其他的假设？当然有！离开了对自然主义的绝对依赖，还能不能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当然能！然而我们怎能知道哪一套假设是正确的？

在讨论之前，让我首先澄清一条很少有人认识到而进化论者又很少承认的事实。科学研究是在现今进行的，在某种切实的意义上是被限制在现今的

范畴中。科学理论必定涉及对现今存在的资料和现今发生的过程的观察。但谁曾见过遥远的过去？岩石和化石存在于现今，我们搜集它们，将它们分类，研究它们，并对它们进行实验，这一切都在现今。科学方法是一项现今的事业。

当然，在人类历史内的既往的观察和记录是可用的，其价值取决于观察者的可信程度。

理论必须是可检验、可证伪的——就是说，如果它是错误的，必须存在某种试验来证明它的错误性。但是谁能证明一个关于过去的观念是错误的？什么试验能够判断进化（或创造）是不可能的？

科学的另一个要求是可复重性，就是说今天对某事件或某物体的观察结果与明天对同类事件或物体的观察结果必须一致。对类似的事件要得出类似的结论。

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有可能被观察到，观察的



关于峡谷的形成（如美国的大峡谷），有两种不同的见解。进化论者认为峡谷的切削需要亿万年的时间；而创造论者认为是《创世记》中的洪水造成的



科学的证明需要观察和重复

结果也可以研究，但事件不可能重复。而有些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如地球的起源）可能从来都没有人观察到。当科学家只能研究某事件的后果或远期效应时，要完整地重塑这一事件（一次性事件有时也称异殊事件）是不可能的。

即使过去有人曾经观察到——或自称观察到——某一事件，我们能确认他的观察是否准确吗？他的文字记录是否完整可靠？

让我进一步解释这个艰深的概念。我并非要否定科学，而只是要指出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地质学是一门科学，研究现存岩石和化石的性质及作用于它们的过程，这是科学。但对岩石之未来的预测就是另一回事了。类似地，地质历史学——对岩石和化石未被观察到的过去的重塑，也是另一回事。同样的困难存在于生物学、生态学、天文学或考古学等领域。

反观进化，若真有其事，也是发生在没有人看见的过去，每一个所谓的进化阶段只发生过一次。从没有人见到过生命从无生命的化学物质中起源，也没有人曾观察到任何一种生物类型变成完全不同

的类型（宏观进化）。甚至没有人曾宣称看见过有意义的进化。现今在动植物群体中确实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异（微观进化），例如昆虫对 DDT 的抵抗力、桦尺蠖颜色的变换等，但这并非进化性改变。事实上，因为创造者允许生物在原创类型之内进行适应性改变和多样化，细小变化与创造论是完全相容的，而绝非进化的证据。科学家从来没有观察到重大改变（宏观进化），所以有关生物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理论从未得到科学的证实，也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证实。你怎么能检验它在过去曾经发生过？或者说，你怎么能证明它在过去没有发生过？进化论是一些科学家对过去的信念体系，他们用这种历史观来阐释现今的证据。

类似地，如果创造果然发生，也是在未曾观察到的过去，并不持续到现今。没有人目睹创造世界的经过。所以创造从未被科学证明，也不可能用科学方法去证明。这也是一些科学家对过去的信念。

至于在圣经的权威中寻求证据，虽然对笃信圣经的基督徒来说是适当的做法，但这在现代意义上并不构成科学的证明，因为后者需要观察和可重复性。然而如果圣经真是上帝的话语，而上帝是可靠的，我们就会对祂有信心。但我们如何得知圣经具有权威性，并且它的作者是可靠的呢？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很多，每一本都有稍微不同的角度，我不敢妄下结论。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们对圣经的信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也不是盲目的。我们都生活于现实世界中，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并不总可以划入某种明晰的哲学范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察看哪些观念有道理——哪些看起来行得通。如果某个理念反复失灵，或不合常理，我们就将之摒弃！

圣经中有许多陈述是可检验、可证伪的，而我们每一次考察都发现圣经的正确性，至少可能正确，只要我们的资料齐全，推理完善。尽管许多挑剔者

曾声称圣经有误，但从来没有一项反圣经的指控能经得起细致客观的审查。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有益于医学、经济学、科学及历史；我们看见圣经的预言千百年后得到应验；我们发觉社会和家庭若得到圣经原则的指引便会兴盛，法律、政府和教育机构也是如此。圣经的价值观，如博爱、忠诚和信实，在我们的心灵里见证着自己的正确性。

简而言之，圣经可行！我们发现它在各个领域向我们提供有用的、有益的成果。其他的体系或教导却相差甚远。这不是证明圣经，我们仍然需要信心。随着对圣经理解的加深，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调整自己的阐释，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它当作上帝真实而权威性的话语来接受。所以即使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圣经，我们至少有理由靠信心坚持圣经的正确性和它在各个领域的普适性。既然圣经讲到近期的创造，那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科学模式来引导我们的研究和理解，这一模式在理念的市场上应该值得重视。然而，由于它涉及无人观察过的一次性过去事件，超自然的创造是不可以用科学证明的。

因此，进化和创造都脱离了经验科学的范畴，是科学方法所不能及的。两者都不能观察，不能重复。两者都属于一次性异殊事件。在现今生活、在现今作研究的科学家并非不可以猜度：“在未曾观察到的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致使可观察到的现今成为这个样子？”然后科学家可以尝试用最合逻辑的方式重塑历史，但重塑的历史从来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任何关于起源的观点最终必须凭信心接受。

然而让我也指出：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我完全相信创造论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我是一名基督徒，是上帝的孩子，对这一事实我确信不疑，但同样地我也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我个人认识造物主并相信祂对过去事件的记述。无论如何祂当时就在那里，事实上是祂成就了一切！祂的记录，就是圣经，虽然不会告诉我全部的科学细节，但它仍然为我自己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指引性的大概轮廓。我深信它是对真实事件的准确记录。

基督徒的资源

在所有其他因素都保持均等的条件下，一个从圣经的立场来思考的基督徒比一个从不合圣经的（错

误的）世界观出发的非基督徒拥有更大的理解事物的潜能。这是因为基督徒有一项资源是非基督徒所没有的，那就是圣灵。耶稣教导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祂要荣耀我”（《约翰福音》16:13-14）。

圣灵的存在并不保证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即使是基督徒也受到实际的限制。一群经常散布虚假知识的人已经控制了这个世界教育体系和大众传媒，而我们都在其中生存。基督徒仍然生活在一个被罪恶主导的世界，所携带的神的形象已经亏缺，即使得救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此外，我们的社会用世俗的观点为公民洗脑，使我们难于消除自己意识中的错误烙印。更何况我们个人的罪性？即使我们能得赦免，战胜恶习，罪仍如云雾般笼罩着我们的思维过程，妨碍着圣灵完全地管治。

然而基督徒仍能从正确的角度出发，还时常得到圣灵在不同程度上的启蒙。圣灵所赋予的内在信心和圣灵所引导的思维过程帮助我们认识真理。随着信息的增加和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深化自己的理解甚至改变自己的意见，但是基督徒至少比非基督徒更有认识真理的潜能。

接受了圣经中有关古代史的观点，基督徒就可以研究创造的成果，即所创造的动物和植物。我们也能研究挪亚时代洪水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是洪水造成了地球上大部分含有化石的沉积岩。我们虽然没有目睹创造和洪水，但深信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并尝试在这个真实的历史框架中阐释今天所发现的证据，就是过去的事件所带来的结果。如此我们就能够填补认识上的空白，对过去有更全面的理解，并且明白今天的事理。

另一方面，如果圣经中所载的创造、上帝的咒诅、洪水和巴别塔后的人类分散都确实发生过，但有些人仍采用进化论的历史观，其后果会如何？很明显，如果他们否认真实的历史，采纳错误的预设观点，任何重塑历史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其理论将是错误的，与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的历史重塑不可相提并论，非但自相矛盾，而且科学上难以服人。这种理论虽然与观察所见不符，却也不能被绝对证伪，对任何证据它总会有一套解释。

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种钳制科学研究所允许的范围的可悲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出现，不

如说是强加给我们的。从前科学的定义是“寻求真理”，但如今科学几乎等同于自然主义，目的是为一切问题寻找自然主义的答案，甚至包括没有寻常解释的有关上古的终极问题。从定义上否认超自然干预的可能性：自然主义进化论就是科学；创造就是宗教，创造不属于科学讨论的范围。

我从前任教时的同事，就是上文引用过大卫·基茨博士，经常就这个问题与我热烈讨论。他自称信教，信上帝，但尽力把信仰和他对地球史的思考分开。他坚持认为，即使创造是真的，即使上帝果然如圣经所述在六天内创造了万物，即使挪亚的洪水沉积形成了岩层和化石，即使这些事真的是那样正确无误，那也不是科学，这类研究不能算在科学中。即使超自然的解释是正确的，更为数据所支持，科学的目的是为事物寻找最好的自然主义解释。

我的反驳是：进化论是自然主义宗教——进化论的宗教性至少与创造论一样，而创造论的科学性至少与进化论一样。

请记住，事实终归是事实，证据终归是证据。只靠信心相信创造论的基督徒往往不敢面对那些事实。许多人害怕会发现一些与信心相抵触的东西，所以宁愿回避。

然而我们永远不应该担心现存的事实会与我们对过去的假设产生抵触。事实不会说话，有如岩石一般，必须通过人的假设来阐释。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教授们就经常提到：“世上没有不带价值观的事实”，在论及未曾观察过的历史时尤其如此。事实是需要阐释的，必须被放置于一个现存的世界观内才会有意义。基督徒必须尝试着发掘上帝对事实的阐释。随着我们对科学和圣经的认识增加，我们必须乐意调整自己的假设。真理确实存在；我们必须





蚌是经长时期
进化而来。

蚌是最早所造
蚌类的后裔，
死于挪亚洪水。



依靠上帝的帮助,尽力克服自己的局限,孜孜以求之。

更为困难的是,关于未见之过去的事实或资料通常可以放在不止一种世界观内得出各自的解释,虽然不可能都正确。本章一开始提到的化石蚌,可以根据进化论的历史重塑来解释,认为它是从其他动物演化而来,其最初的祖先是单细胞生物。依照这种论点,它生活在 3.2 亿年前,它的后裔或者已经灭绝,或者演化成了现代蚌类。

同一只化石蚌也可以从创造的历史角度来解释,认为它是挪亚洪水时期埋藏在沉积物中的动物,它的祖先是在创造周第五日被造出来的原始蚌类。也有蚌类在洪水中幸免,其后代存活至今。

在这种理论中,基督徒/创造论者凭信心接受上帝的创造记录。与某些人所想的相反,扎根于创造论的科学研究绝非没有价值、没有成果。创造论的细节还有待充分发掘,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如果圣经的记载确有其事,我们就有可能正确地重塑一件特定化石的具体来历,而那些否定历史的人便不得其门而入。他们注定永远只会重复讲述一个劣等的历史重塑,在逻辑上莫名其妙,把现实编成闹剧。

基督徒应该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顺服圣经,这包括科学和对过去的重塑。我们必须在圣经所提供的框架内阐释科学资料。

争拗可以平息吗?

既然两种历史观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那还有什么希望呢?创造与进化之争是要永远持续下去,还是会得到解决?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有没有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有一回我正在办讲座,当地无神论组织的一位代表走了进来,还带来了一位年轻人,是大学里的研究生。他们在最前排坐下,就在我站着的讲台下面,不停地嘀嘀咕咕,比比划划,批评我的见解,故意吸引人们的注意,让人知道他们对我的嫌恶。(我想他们是希望贬低我和我的论点,但他们是如此地令人生厌,以致于许多可能本来不在我这一边的人也不愿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不管他们想说什么。他们企图干扰我的效果,反而给我帮了大忙。)

演讲结束的时候,许多人拥过来提问题。两位无神论人士挤到前边,那年轻人连珠炮似的发问,显然受了那长者的教导。我尽量有礼貌,但他每次

看出我对他的问题已经有答案，就打断我，再提一个问题。最后我挑战他（们）说，你把最艰难的问题拿出来，如果我能回答，你就得听。众人都沉寂，听他发问，可他到底没问。可能那老先生的教导里不包括如何独立思考。

那长者教授，自称有长期“与创造论斗争”的历史，这时上来挽救他的门生，省了他的思考。他说他之所以不喜欢创造论，是因为创造论与当今所有大科学家的认识都不一致——古尔德（Stephen Gould）、萨根（Carl Sagan）、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等（都是无神论者）。因为我的观点与他们的不同，所以我必定是错误的。

然而他的主要论点是：我的理论把科学与宗教相结合，而大家都知道只有自然主义的（就是无神论的）进化论才是科学，而创造论是宗教。

显然我的讲座他根本没听。我一再强调，在大学里大多数科学家并不支持我的理论，我是特意提出另类的阐释。我已经指出我所反对的并不是科学的数据，而是某些科学家关于那些数据的宗教性（比如自然主义）观点以及他们对未见之历史的重塑。我已特意指出现代科学的定义是不恰当的、自私的和有害的。此外，我已经说明，许多数据被我的进化论同行所屏蔽，因为这些事实与进化论的观念根本不符合，所以通常被忽略。然而我从来没有反对事实！

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阐释过程。我是从另类假设出发，对数据进行了严格的科学研究，得出了与我的世界观一致的阐释。我强调我的前题与许多科学家不同。当我要求他依循我的假设指出我阐释中的错误时，他出奇地沉默了，而只是重复一贯的指控，说科学中容不得超自然，我若信上帝就不能成为科学家。

他不愿意考虑我的假设是否值得认可，但承认他也找不出我的科学研究或阐释中有什么毛病。想到成千上万的学生被自然主义的宣教士搅扰和洗脑，直至接受一个打着科学名义的宗教，我至今痛心不已。

除非一个人愿意在假设或前提的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进展。事实与两种模式都大致兼容，两组科学家都能进行良好的科研工作，得出的阐释与任何一个模式都会一致，尽管这两套解释大相径庭。

左边的示意图说明这一点，实际上很多情况都是如此，甚至包括现今的事情，比如政治上的自由

派和保守派就是这样产生的。⁴

你从哪里出发？

如上所述，基督徒的整套假设应当来自对圣经仔细而诚恳的理解，靠着圣灵的指引，顺服圣经的教导。进化论者的整套假设则主要来自毫无道理地高估科学家辨别真理的能力。人生有限，谁也没有在事发现场做过必要的观察，只凭手中部分数据及错误的逻辑工具，很难指望对过去作出完整的理解。人类虽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能做许多事情，但还是有局限性的。

许多进化论者之所以相信进化，只是因为这是他们被教导过的唯一概念。自中学以后，他们的师长就一直向他们灌输一个错误的认识：只有无知的基要派基督徒——说大地是平面的人——才会相信创造论，所以年轻的进化论者未曾审查就拒绝了创造论思想。

他们从未听到过可信的创造论论证，所以也跟着以讹传讹，误以为进化论是唯一合理的观念。这种谬论通过对科学的重新定义得到强化（认为科学即自然主义，从而排斥创造的可能性）。

彗星：假设与阐释

下面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应用。我们观察

到太阳系中有一些以椭圆轨道围绕太阳运转的彗星；也观察到彗星每贴近太阳转过一次，其质量就会有所损失。通过测量彗星的质量和它

4. 我非常感激朋友蚩迪克博士（Donald Chittick）在这方面帮助我理顺思维。这幅图是采自他的杰作《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曾文斌译，香港天道书楼，1993年版）。

随时间递减的速率，我们可以判断许多彗星不会很古老，尤其是那些短周期、频繁绕过太阳的彗星。

年轻地球论的倡导者认为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年轻的太阳系。如若太阳系真有多少百万年之久，所有的短周期彗星早已不复存在。既然这些彗星还存在，太阳系必定是年轻的。这可是一目了然的。

尽管有这些彗星的证据，古老太阳系论者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虽承认现存的彗星确实年轻，却仍深信太阳系是古老的。他们假想在太阳系外围有一个彗星储藏室，由于距离过于遥远，望远镜看不到，任何探测仪也测不出。他们称这个假想（幻想）的彗星云为“奥尔特星云”（Oortcloud），是按最先提出这一假想的人命名的。奥氏声称星际事件偶尔会从这片本来相当稳定的星云中释放出一块物质，并将之射入近日轨道，从而为我们的太阳系供应无穷无尽的彗星。

您明白这种逻辑了吗？假设：太阳系是古老的。观察：彗星的寿命短暂。结论：从遥不可见的源头，不断地有年轻的彗星飞来。

当太阳系年轻论者提及彗星的年龄时，太阳系古老论者就会说：“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彗星是从奥尔特星云补充进来的。”所以观察是为假设

充当第二琴手的。

如果没有人去质疑假设，你很难让他怀疑幻想中的奥尔特星云。

对于那些超出科学所能观察的、很久以前的一次性事件，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了。

不幸的是，进化论者很少承认自己有预设的前提，把自己的历史观和解释当作已经观察到的事实来讲。学生和外行，或者被权威所蒙蔽，或者是被胁迫接受他们的带着哲学和宗教意味的世界观，甚至毫不自知。简而言之，大部分人信进化论就是因为大部分人信进化论。这就是他们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创造论即使被提及，也是被嘲讽、被歪曲。由此可知：进化论是假设，而不是已经被证明；创造论是被排斥，而不是已经被驳倒。

从前有严谨的观察家，如牛顿和巴斯德，他们的观察虽受时代限制，但至今还有用处。我们必须永远把科学的数据和对数据的解释分辨开来；把观察到的过去和未观察到的、推测中的过去分辨开来。顺便一提，许多科学的先驱，包括以上提及的两位巨擘，都是笃信圣经的基督徒和创造论者，他们的研究都是从圣经的世界观出发。我向大家推荐莫恒睿（Henry Morris）所著《科学的人，上帝的人》，此书是许多这类科学家的传略。

虽然如此，如果双方都承认自己的假定和阐释过程，比较、评估和理性讨论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甚至抵赖自己有预设前提，那就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但首先让我们看看应该如何着手选择这两种理论模式，进化还是创造。

对证据的预测

首先我们必须就每个模式的基本特性达成一致认识。虽然在每一种理论内部对许多问题还有意见上的分歧，但让我先列举其中有共识的基本论点。

进化理论一般地认为万物始于无有或混沌状态，某些事件使物质凝聚形成基本粒子、原子、分子、星球、星系、行星和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变得越来越复杂：单细胞生物分化成为植物和海洋无脊椎动物，然后形成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动物，最后成为人。现存的和已灭绝的所有生命形式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中间经历了无数的阶段，都是通过自然的、随机的过程。

圣经创造论认为，最初只有一个全能的神，就是圣经中的上帝。创造之前的状况全然不可知，但

是时候一到，祂便以自己无边的大能造就了空间－质量－时间组成的宇宙。祂创造出光、水、陆地、大气层和星体，为地球上的生命作准备。祂又创造出每一种基本的生命类型，类型之间各有特色，并赋予它们繁殖的方式。祂照自己的形像造人，将他们与动物相区别。起初的宇宙尽善尽美，但在人类拒绝了上帝的权威之后陷入了混乱。

由于两种理论都涉及未观察到、也不能观察的过去，两者都不能用实验证明。我们最多只能决定哪种观点最好，并选择相信。

完成了对两个模式的正式叙述，现在我们可以做出预测。这不是对未来的预言，而是对数据的预测。事实上，每种模式的坚持者都必须说：“如果我的假设正确，我预测，当我们检验数据的时候，必将看到某某特征。”哪个模式对证据预测得准确，它就更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两个模式都不能最终被证明或证伪。

对预测的评估要看它内部是否有自相矛盾之处。这个模式的内部是否前后一致？模式是否需要进一步修正以保持一致？此外，它是否与全部数据吻合？有没有看上去根本不符合的事实？最后，在一个更基本、更直觉的层面上，这个模式对科学、对人生有用吗？它是否合乎常理，还是需要虚幻的成分？我能否在它引申出来的意义中生活？它能否满足我个人所需求的目标和盼望？它是否引导一种恰当的、实用的人生哲学？这样的评估过程使我们得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模式，一个在科学和人生中有用的模式。

我为创造模式提出三项声明。我不是说它已得到科学证实，然而我声明：（1）它处理数据的方式前后一致，而不是自相矛盾；（2）它在这一点上明显比进化论优越；（3）它使人生有意义，并成为充实生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假设

1990年，我有幸前往莫斯科，在大学校园和科研机构中巡回讲学。那是在铁幕政权被取代之前不久，改革已经在风中荡漾。

有一次是在莫斯科大学面对数百名生物系的师生演讲。此前我猜测俄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有一个有趣的优势：在美国，教授经常要求学生死记所传授的内容，在考试时照本宣科，而俄罗斯的学生却会

根据进化模式预测

1. 过渡类形
2. 有益突变
3. 越变越好
4. 崭新物种

根据创造模式预测

1. 各从其类
2. 智能设计
3. 渐趋衰败
4. 物种灭绝



在前提层面上思考。（可能因为俄国学生从小就读托尔斯泰、下国际象棋，而美国学生则读喜剧性书刊、玩电子游戏。）那时的俄罗斯人公开承认信奉无神论和自然主义科学观，而今天的美国师生则是被动地接受自然主义而不自知。因此，相比于美国的情况而言，俄国人可能更容易在前题的层面上思考，在面对另类模式的时候更不至于胆怯。

俄国人通常很安静，讲座的形式好像斯多亚学派，对权威人士（比如客座教授）十分地恭敬。我怀疑他们七十年不许流露感情，结果是我演讲的时候听众一点反应也没有。

无论如何，我的讲论是集中讨论科学的预设前提、创造论前提的合法性、以及创造论解释的科学逻辑。我用了第一种和第二种假设分别得出第一种和第二种阐释的示意图。我能看出他们全神贯注地聆听，虽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

直至我向他们展示一个修订的示意图，只有一种假设和一种阐释。我指出这就是俄罗斯的现状，这就是他们所受的教导。这一下，满屋子的人都在点头。他们明白了。

我为他们的反应所鼓舞，通过翻译宣称：“这

不是教育，这是洗脑！”他们哄然而笑，笑声中露出尴尬和认可。他们在图中看到了自己和自己接受的教育。之后师生们都认真地听我阐述一个既能自圆其说又符合真实情况的创造论世界观。我刚讲完记者们就围上来，一篇有关我的讲座甚至我的巡回演说余下的行程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这种事情还是头一次。

碰巧的是，基甸会新创办的莫斯科分会协助组织了这次巡回演讲。他们刚刚收到第一批圣经——学生们曾受到有关这本书的警告，但从来没有见过。

到讲座结束时，我只讲完了指向创造的逻辑方式和科学资料，但师生们已经想通了。许多人感叹：“既有此等创造的证据，就必有一位上帝。上帝是谁？我何以认识他？”他们涌上讲台提问，问题几乎都是属灵的。基甸会的人在场，打开成箱的圣经分给他们。创造的光辉即使在深沉黑暗中也彰显了无比的大能，使人得自由。

在我们西方社会，拥抱进化论、拒绝创造主在个人生活和行为上的权威，是许多社会痼疾的根源。正如有人所说，“信念必有后果”，即使是关于过去的信念。



虽然大多数进化论教师只不过是重复自己所受的教育，有些甚至可能出于好意，但另一些人对于这场斗争却是心知肚明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基督曾指出：“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翰福音》3:19）。明白了这一点，争论的焦点就明晰了。这不仅仅是思想体系的问题，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许多人宁愿相信自己是鱼的后代，也不肯承认有一位有权掌管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行为的造物主。

我们再也无法把进化论当作一种科学来看待了。进化自然主义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历史哲学，充满了宗教性的意味，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一种狂妄的尝试，企图说明我们活在世上不必向一位创造主负责。它带来了不完善的科学，否定真实的历史，也为接受这套观念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

愿上帝恩赐所有的国家，让她们重归光明和理性。



今天最旗帜鲜明地反对创造论的组织莫过于加州伯克利的“全美科学教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该组织的领导人尤基妮·斯高特博士（Eugenie Scott）深知这个问题的宗教实质，自称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宗教式地坚持自然主义（自然就是一切，基本上与无神论同义）。不幸的是，她和她的宗教受到全国的校务董事会、立法机构和大学的欢迎，名义上常叫做政教分离。

思考题

1. 石头不说话，必须经过阐释。阐释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2. 哪些因素限制着我们正确阐释历史的能力？
3. 以下事实在创造论模式中有何重要意义？
 - a. 六日之内创造
 - b. 万物因罪被诅咒
 - c. 挪亚时代的大洪水
 - d. 巴别塔的分散
4. “科学模式”是什么意思？
5. 科学模式如何做出“预测”？